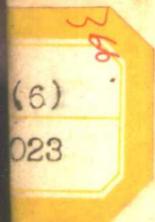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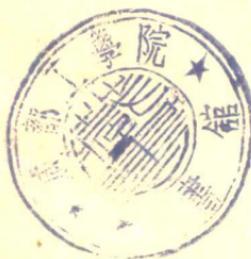


基本館藏

301150

坚决靠攏共产党  
努力自我改造  
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李維汉



人民出版社

坚决靠拢共产党，努力自我改造，  
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李维汉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坚决靠近共产党，努力自我改造，  
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李 维 汉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所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21,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定价（五）0.10元  
統一书号 3001·651

## 坚决靠攏共产党，努力自我改造， 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根据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二月三日在工商界妇女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作了整理，并且作了一些修改。）

两会联合举行的代表大会，开得很好。用开“神仙会”的方法，和風細雨地討論問題，搞通思想，明确方針任务，花費的时间要多一些，但是开得更細更深，更有結果。各地都这样开一次会，就会成为工商界一次比較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

會議这样开法，在开始的时候，有些朋友不大了解。他們看到我們党內在反右傾，以为工商界也一定要进行反右傾斗争。他們說，一九五二年“三反”和“五反”运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風运动，都是先党內后党外，按照这个經驗，这次反右傾的斗争，免不了也是先党內后党外。說这是一种經驗也可以，但是“先党內后党外”的說法並沒有反映出这种經驗的实质。一九五二年我們在机关內开始进行“三反”的时候，并沒有預定要搞“五反”，后来从“三反”中揭露岀工商界“五毒”泛濫的情况，才搞了“五反”。一九五七年我們共产党进行整風，也沒有預先計劃要反右派和要党外整風，后来資產階級右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猖狂进攻，而中間派有許多人同右派界限不

清，我們才进行反右派斗争，并在人民內部开展整風运动。这就說明，共产党发动一場斗争总是根据客觀情況决定的。在斗争中采用什么方法，是急風驟雨还是和風細雨，同样不是出于主觀的任意決定，而是根據矛盾的性质。就拿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風运动來說，对右派的斗争是敌我矛盾問題，采用的方法是急風驟雨，整風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采用的方法是和風細雨。毛主席說，“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則。”〔一〕讲到怎样处理同工商界的矛盾，党总是以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情況和矛盾的性质作根据的，决不是想斗就斗，高兴就和風細雨，不高兴就急風驟雨。近两年来，工商界的情况，不但同一九五二年“五毒”泛濫和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况都有很大不同，而且在整風运动的基础上大进了一步，所以这次开会，就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解决問題。（所謂工商界，广义地說，包括各类工商业者。这个讲话所說的工商界主要是指資產階級分子，包括大、中、小資本家。）

### （一）大有进步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整風运动，是一个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两个階級之間、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道路之間的一場大决战。在这一場决战之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虽然失去了原来立足的資本主义經濟，轉為靠社会主义吃飯，但是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總是不肯拋棄資本主义立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服气。多数人又反又不反，有些人反多于不反。反共反

---

〔一〕 毛澤東：“矛盾論”。

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决心同我們較量一下。較量了，他們失敗了，許多人才看清大势，头脑清醒过来。工商界得到了一个重大的教訓，叫做“三不得”，就是“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认识了“反不得”，怎么办？正确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当时多数人还是半心半意，又拥护又不拥护。由又反又不反，到又拥护又不拥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大步。但是这种情况又說明，还必须繼續强调政治立場的改造。

怎样繼續改造？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号召工商界和知識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一九五八年三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工商界和知識界的人士在內，在天安門召开了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約，并且向毛主席提出了决心书；接着全国各城市形成了一个自我改造运动。另外一个办法是号召工商界和知識界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到生产斗争中和其他工作实践中去检验、巩固、发展整風运动的成績。这同样在全国各城市形成了一个运动。开展这两个运动，到现在将近两年了，結果怎样？应当說，在整風运动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这两年是我国蓬蓬勃勃、翻天复地的两年。两年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我国实现了連續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和发展了。在这个期間，在这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工商界很多人对于总路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不同程度的动摇、怀疑和抵触。有些人有反动言論，有些人有貪污盗窃行为，也有对社会主义建設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是，就多数人說來，并沒有反，而是响应了党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号召，参加了大跃进，在劳动和工作中做

出了成績，還出現了一批先進生產者和先進工作者。對於工商界的改造說來，這是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一個躍進。由資本主義剝削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由剝削、壓迫工人到同工人一道勞動，這無疑是在由剝削者改造成為劳动者的道路上躍進了一步。通過勞動和工作，對黨和對工人的關係也有了進步。長時間以來，許多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總是看不起基層黨委和工人羣眾。這兩年參加為社會主義服務，看到在黨的領導下大搞群眾運動，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工商業者論管理生產根本比不上黨委，論干勁和創造性總是落在工人羣眾的後頭，而且離開黨的領導，不和工人結合在一起，就什麼也搞不成。這樣一來，瞧不起基層黨委和工人羣眾的觀點就逐步發生了變化，許多人對黨和對工人的關係進步了一步。工商界家屬也是這樣。她們不勞而食，“養尊處優”，和勞動人民隔着一座萬里長城。現在有許多人走出了家庭，在黨的領導下，和勞動人民一道，參加街道集體事業，參加各種勞動和工作，並且也出現了一些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和積極分子。這也是一个令人高興的變化，對於工商界家屬的解放和改造都有重大的意義。

關於工商界在整風運動以後政治、思想情況的估計，聽說大會上有爭論。有的人說工商界多數人現在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立場了，有的人則認為基本上還是資本主義立場。這個問題要採取階級分析的方法，不要非此即彼。工商界雖然大有進步，但是還不能籠統地說已經基本上拋棄資本主義立場，或者基本上站到社會主義立場。這樣講不合事實。另一方面，也不能籠統地說基本上沒有拋棄資本主義立場。據我看來，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六條標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部分人已經是基本上社會主義立場，一部分人是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立場，一部分人

还是基本上资本主义立場。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思想認識和感情，以及劳动习惯等，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类，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很少。基本上社会主义立場，就是說在政治上基本上站到或者已經站到工人阶级这边来了，有一些人并且已經站得比較稳。这不是說他們就沒有問題了。問題还有，只是多少不同。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立場，也不一定恰好是一半对一半，有些人社会主义一面要多一些，有些人资本主义一面要多一些。基本上资本主义立場，也有不同情况。有些人在緩慢地向前进步，有些人停滞不前，也有人在倒退。总之，都要作具体分析。

此外，还有一个少数，就是右派。右派正在分化。有些人已經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內部。右派分子除了少数頑固不化的以外，也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应当对他们加强工作，一要批评，二要帮助。右派分子希望摘帽子，这个希望是好的，能不能摘，主要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工商界改造方面的形势，总的說来是良好的。这种形势再一次証明，我們党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党給工商界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們党历来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間的斗争，始終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就大多数人說来，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和平改造来解决。工人阶级經過几十年武装革命斗争，依靠工农联盟，夺取了国家政权，沒收了占中国资本主义經濟主要部分的官僚資本，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具有压倒的优势；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軟弱的和有两面性的，并且同工人阶级有联盟的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确定了用和平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針。在社会主义革命

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給工商界及时指出前进的具体道路，經過教育和斗争，有时經過激烈的斗争（如“五反”和反右派），引导工商界逐步前进。十年来，工商界在这条道路上有搖摆，有曲折，有反复，但是就大多数人說來，总的趨勢是逐步前进。最近两年來，工商界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提高了接受黨的領導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覺悟，政治面貌有了比較深刻的变化。这种进步为工商界进一步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有了这种积极因素和十年改造的丰富經驗，只要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繼續努力改造，而不是滿足于現狀，半途而廢，今后一定能够繼續前进，并且可以前进得更好更快。

## （二）努力改造

工商界的改造，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根本改造。实现这个根本改造，必須經過一个量变的过程，即資本主义一面逐步減少，社会主义一面逐步增多，剥削一面逐步減少，劳动一面逐步增多。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又包含着一些部分的质变或者叫做部分的跃进，使整个过程分成若干阶段。例如人們由基本上資本主义立場轉到半社会主义半資本主义立場，或者由半社会主义半資本主义立場轉到基本上社会主义立場，都是部分的质变和跃进。就各个工商业者說，进步有先后，有快慢，有反复，还有人要倒退，在同一時間內，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阶段，就使整个工商界在改造过程中，不断地发生政治上的分化。工商界的改造就是这样，不断革命，逐步前进，經過必要的前进阶段，經過不断的政治分化，由許多的部分质变积累为最后的根本改变。工商界要走完这个过程，自然需要相当长的時間，時間短了，或者半途而廢，是不行的。如同要把生米煮

成熟飯一样，需要那么多的時間和火候，時間和火候不到，就会煮成夹生飯，米不像米，飯不像飯。經過十年的改造，工商界已經在根本改造的过程中，向前跨进了几大步，这是可喜的。但是，应当看到，这个路程还没有走完，要走的路还相当长，必須不断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根本改造。基本上資本主義立場的人要繼續改造，半社会主义半資本主義立場的人也要繼續改造，右派分子当然更要改造。就是基本上社会主义立場的人，为了彻底轉变立場，改变旧的思想、感情、习惯和作風，也要繼續改造。

相当多的工商业者願意接受改造，并且比較努力。但是，情況不都是这样，至今还有一部分人对于改造抱着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有些人口头上承认需要改造，实际上并不努力，以为可以滑过去。有些人不承认改造的长期性，經過了几年的改造，产生了厌倦情緒，埋怨老是談改造，尤其不高兴听长期改造。有些人滿足于已有的进步，如认为生产資料已經交出了，或者服务有了成績，还談什么改造。有的甚至驕傲起来，翹起了尾巴。这种种消极态度都是不好的。更严重的，至今还有一些人在搞貪污盜竊等違法活动。要知道，不改造是不行的，对自己也是不利的。要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資产阶级一定要消灭，資产阶级的人們一定要改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規律，任何人擋不住，躲不了。反对改造，結果只有被迫改造。我們希望工商业者能够自己进行改造，不要被迫改造。这样做，对国家、对工商业者自己都比較有利。不但要改造，而且要努力改造。因为六亿人民的絕大多数都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不断跃进，国家的面貌在迅速改变。社会在变，自然界在变，山在变，水在变，猪、馬、牛、羊都在变。环境变化得这样快，工商界如果不加紧努力，改造自己，怎么跟得上？跟不上时代的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事事觉得出乎意外，处处陷于被动，甚至成为社会前

进的绊脚石，要被扫除掉。所以必須努力改造，切不可以松勁，更不可以驕傲。一驕傲，就停止进步了。而且驕傲起来，尾巴翹高了，別人还要起来砍尾巴。如果不砍掉，尾巴越翹越高，总有一天走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吃人的鯊魚。不是有人耽心“放長綫、釣大魚”嗎？其实，不是有了釣魚的人，就可以釣到鯊魚。倒是相反，有了鯊魚，才有人釣鯊魚，正如有了毒草，才有人鋤毒草。有了鯊魚就一定要釣，有了毒草就一定要鋤。誰要怕釣怕鋤，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变鯊魚，不变毒草，別的办法是沒有的。

大、中工商业者要改造，小工商业者也要改造。聽說有一部分小工商业者，由于同大戶一道合營，一道改造，覺得凭白戴上了資產階級帽子，很冤枉。他們認為，同大、中戶比較起來，自己資本小，雇工少甚至不雇工，生活水平低，又參加劳动，不应当和大戶一道改造，甚至可以不要改造。这种意見是不是符合小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呢？小工商业者人数很多，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并且所謂小，各地的尺度也不完全一样，在一些大城市中，許多称为小戶的人，实际上屬於中等資產階級。中国民族資產階級包括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层小資產階級。上层小資產階級，就是雇佣少数工人的小規模的工商业資本家，或者叫做小业主。他們虽然比較小，但是在階級本质上和大、中資本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同阶层。他們供的和大老板供的是同一个財神，目的都是要发财。在資本主义时代，大老板也好，小老板也好，都是走的資本主义道路。小老板一心一意往上爬，要成为大老板。由于这种經濟地位，这些小业主在社会主义革命開領上同大、中資本家具有同样的两面性，同样需要經過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对于他們，根本不存在什么“白戴帽子”的問題。所謂“帽子”，本来是借用的比喻，严格地說来，并不

恰当。因为資产阶级、资本家这种称号，都不是什么人給工商界戴的帽子，而是他們固有的阶级成分的規定。所謂“摘帽子”，也不是什么“摘”的問題，而是經過根本改造改变阶级成分的問題。在小业主中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參加劳动，有一定的劳动习惯和技能，这是他們和一般大、中戶不同的一个特点。我們重視这个特点，因为它是有利於他們把自己改造成为劳动者的条件。但是，这也不能拿来作为不需要改造的理由，因为他們过去劳动也是为了发财，为了积累資本，以便雇佣和剥削更多的工人，摆脱劳动，不劳而食，这同今天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这部分小业主把他們的特点当作一个包袱，不努力自我改造，甚至以为可以不要改造，那末，好事就会变成坏事，使自己走到危險的路上去。至于广大的不雇佣工人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一般說來，是屬於劳动人民的范围。在我国，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基本上是經過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的，帶到公私合营企业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对于这部分跨到公私合营企业来的小工商业者，无疑是应当和資本家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国家和工人群众也給了他們不同的对待。那末，这些小工商业者是不是就不需要改造呢？也需要改造，因为他們原来也是私有者，有傾向資本主义的一面。他們許多人过去也是想发财，敬財神的。解放以后，他們不少人也或多或少有过違法行為，有些人在合营以后还有貪污、盗窃等非法活动，有的甚至想走資本主义回头路。所以，独立的小工商业者也要改造，并且不能不改造。不要采取抵触的态度，要好好劳动，好好学习，努力把自己化为真正的工人。这样，工人慢慢地就会承认你是他們中的一員，事实上也有一些人因为改造得好，已經被吸收入工会了。

丈夫要改造，妻子也要改造。工商界有两个堡垒，一个是企

业，一个是家庭。要对工商界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必须改造这两个堡垒。一九五六年以后，企业起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地。家庭这个堡垒却没有大变，或者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堡垒不变，不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不利于工商业者的子女的教育，更使工商业者家属得不到解放。为要全面地改造资产阶级，为要全面地解放妇女，都需要改造工商界的这个家庭堡垒。

改造家庭这个堡垒，关键在于工商界家属。在工商界家属的面前摆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妇女解放，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工商界家属属于剥削阶级，靠剥削吃饭，过着寄生式的生活，在社会生产中没有地位，在家庭中也没有地位，实际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所以，工商界家属不但需要解放，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且更需要改造，把自己由剥削者改造为劳动者。只有改造，才能解放；只有脱离了剥削者的地位，才能真正脱离附属品的地位。恩格斯说，“妇女的解放，必须以一切女性重行参加社会劳动为头一个先决条件。”<sup>(一)</sup>这个真理，同样适用于工商界家属。这两年来，一部分工商界家属因为参加了街道集体事业中的劳动和工作，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关系和态度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许多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逐渐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丈夫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家庭面貌也随着有所改变。事实证明，走进街道集体事业中去，参加劳动和工作，是工商界家属改造和解放的大道。同时，这也是在精神上和实际上为参加人民公社作好有益的准备。我们希望，工商界家属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并且和政治、思想的学习结合起来，使自己和家庭的面貌都发生更大的变化，出现更

---

(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多的新气象。当然，这要出于她们的自愿，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而要采用鼓励和教育的办法。

工商界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根本改造，就是要逐步走到自己的反面。接受社会主义是同他们的阶级本性完全相反的，不可能不经过由假到真的历程。一方面，六亿人民的革命优势和党的教育推动着他们接受改造，假的一面逐步减少，真的一面逐步增多；另一方面，工商界的阶级本性，又总是拉着他们向资本主义倒退。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动摇、反复。动摇了，经过教育，解决了思想问题，前进了；遇到新的问题，又要动摇，又要再教育，再前进。动摇一次，接受一次深刻的教育，前进一步。要经过多少次的动摇、反复和批评教育，才能走完由假到真的过程。一方面，有动摇、反复；一方面，就必然要有批评教育，这就是阶级斗争。有动摇，有反复，就必然有斗争。小动摇、小反复，小斗争；大动摇、大反复，大斗争。但是，在接受教训、努力改造的前提下，动摇、反复是可以减少的。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学习了还要再学习，教育了还要再教育，前进了一步还要再前进。不要以为学习一次，教育一次，前进一步就够了，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改造是长期的，那末，是不是改造就没有个底？”不是的。到现在，在改造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一长段，并且路越走越宽。除了少数带着花岗岩头脑见上帝的人以外，只要继续努力，跟上社会的发展，在不太远的将来，把自己改造成为大体上符合六条标准的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是大有希望的。至于根本改造怎样才算改好，那要由社会来看。如果社会上大家看来，你的思想、言论、行动、感情、习惯同工农大众已经差不多，并且能够在大风浪中站稳立场，那时，大家就会承认你同工农大众没有根本的界限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改造就算大

体上实现了。当然，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还要学习，还要求进步，还要继续努力克服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社会的前进永远不会停止，人们的思想进步也永远不能停止。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改造永无止境，但那是基本上另一种性质的改造了。

定息七年，一九六二年到期。工商界想到结束定息，就联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到那时算不算改造好了，一是生活和政治的待遇怎样。有一些人提出，要争取在结束定息的时候，自我改造也达到相当程度。我们赞成这个愿望。从现在到一九六二年还有三年的时间，希望大家不但立下志願，而且要切实努力。另一方面，结束定息不等于已经改造好了，这是两回事。只要还没有改造好，不管定息结束不结束，都要继续改造。至于生活和政治的待遇，大家不要耽心。凡是坚持接受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做好事的人，国家不会不给照顾，并且一定照顾到底。工商界应当下定决心奔一头，安心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三心二意，顾此失彼。

### (三) 改造的任务

工商界今后改造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深入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右派是吃人的鲨鱼，在他们没有放下屠刀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坚决斗倒他们，孤立他们，迫使他们投降，然后才有可能逐步改造他们。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这些人的反动活动受到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消灭，一部分死硬分子仍然顽固不化。今后随着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也不可能再有一些人把自己抛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死路上去。一有机会，他

們就要起来兴風作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把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資產階級的大多數人是可能接受共产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后他們的改造，主要是深入思想戰線上的革命。思想戰線上的革命，也叫做思想改造，包括改造政治立場和思想認識兩個方面。今后改造什麼？改造政治立場，還是改造思想認識？目前就多數人的情況看來，改造政治立場和改造思想認識都重要，應當同時並進。

政治立場決定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說得淺一些，就是決定於靠什麼吃飯，靠社會主義還是靠資本主義？由此就決定人們在階級鬥爭中站在那一邊，站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立場又決定人們認識事物的態度。人們觀察事物，總是由自己的階級地位出發，以自己的階級利益為準則的。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等於戴上了一付黑色眼鏡，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對於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當然不可能有正確的認識。所以，立場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對於工商界的改造說來，立場問題在任何时候都是首要的問題，過去需要強調這個問題，今后仍然需要強調這個問題。工商業者應當真正下定決心，站到工人階級這一邊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要注意思想認識的改造。思想認識反映立場，又能轉過來影響立場。工商界過去長期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生活，站在剝削階級的地位，形成一套對事物的看法。他們的資本主義立場就反映在這些看法當中，並且由這些看法鞏固着。工商業者如果不改變這一套資產階級的看法，自然就要按照這一套看法辦事，同社會主義發生抵觸，站錯立場。立場和思想認識不可分離。只有逐步改變資產階級那一套的看法，學習工人階級的觀點，才能促進和鞏固定場的轉變。凡

年来，我們对于工商界的立場改造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帮助他們学习理論，搞通思想，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又改造政治立場，又改造思想認識，合起来就是改造世界觀，立場、观点、方法都包括在內，都要改造。

有些工商界人士提出要反对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这个意見很好。工商界有个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个人主义是工商界的天性，是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在个人和整体关系上的表現。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和国家、人民的关系，那个摆在第一，那个摆在第二？两会代表中有人說，工商界是“我字当头”，“我为第一”。讲利益，“我”的利益第一。讲作用，“我”的作用第一。这就是个人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就是要把这种关系倒轉过来。不是“我字当头”，而是把集体、国家、六亿人民摆在第一位，个人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不是一切为了“我”，而是一心一意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这样，是不是就沒有个人，沒有小局了？不是的。个人包括在六亿人里面，小局包括在大局里面。六亿人民好了，大局好了，个人和小局就会好。一心一意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国家和人民就一定照顾你的利益。讲到个人作用也是这样。只有依靠集体，依靠大家，个人作用才能發揮出来。离开了集体，一个人是什么作用也起不了的。总之，沒有“你”，就沒有“我”；有“你”，才有“我”。这个“我字当头”問題，既是立場問題，又是思想認識問題，也就是世界觀問題。这是工商界改造的一个重要題目，要好好地做宣傳教育工作。

还有一个改变感情和习惯的問題，这也是工商界改造中的一个重要問題。感情是立場和思想認識的表現。有那一个阶级的立場和思想認識，就有那一个阶级的感情，你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自然喜欢資產階級、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喜欢工人阶级、社会